

脱

胎

TUOTAI

◇ 小小 著

X
J
J
W
J
D
E
M
J
M
J

夏娃的密码

南方出版社

小小 著

脱胎

夏娃的密码

X
1
A
W
A
D
E
M
1
M
A

南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脱胎 / 小小著: —海口: 南方出版社, 2005.10

ISBN 7-80710-581-0

I . 脱... II . 小... III 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98761 号

脱 胎

小小著

责任编辑: 何 洁

出版发行: 南方出版社

邮政编码: 570203

社 址: 海南省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 楼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电 话: (0898)65371546 传真: (0898)65371264

印 刷: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11

字 数: 24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701-581-0/I · 47

定 价: 25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故事梗概

一个英俊、潇洒的成功男士，为了心爱的人，他苦苦追求着，可是他的痴心换来的却是恋人的不辞而别。在这云云浮生中，哪里是他心灵的港湾呢？

一个天生丽质，在众多的女孩子们算得上是万里挑一的美人儿。她爱过，彻心彻肺地爱过，可她有爱的资格吗？她徘徊于失落与痛苦之间，最后怀着隐藏多年的秘密，悄然离开了她的爱人，她选择的背后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

一个是为错生了男人身而痛苦了二十余年的人，他柔情似水、才华横溢，他天生就该是一个标致的可人儿，他不爱女人，他爱男人，难道这是他的错吗？

一个聪明、漂亮、能干的女人，她一见钟情于眼前这个出色的男人。然而，失恋似乎早已注定，她又该何去何从呢？

一个稳重、宽厚的男人，一个心地善良的……

在人生的航程中，在他们相遇后的岁月里，一连串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：从相爱到变性，从苦恋到结婚，他们承受了肉体蜕变的痛苦和快乐，也遭到了旁人的误解、嘲笑和歧视。但爱的力量毕竟是力大无穷的，谁能想到陷于绝境的人生竟能奇迹般的重放光彩？谁又能想到绝处逢生的爱情之花竟会开得如此娇艳迷人？当过去的种种悲哀变成厚重的茧，他们选择了重生化蝶而出，从此拥有了一片澄明的天空！

衣襟还残留着昨日的暗香

身边飘过还是那朵似曾相识的流云

一丝苦涩入我心

(一)

丁萧萧经常会在深夜时分骤然惊醒，头脑清醒得毫无睡意，然后她就在黑暗中睁大眼睛，茫然地盯着天花板，嘴里不停地、重复地数着数，想用这样的办法让自己重新进入睡眠。

月光透过窗外的树叶照在她的枕边，凌乱的树影在窗帘上飘来荡去，她的眼睛随着窗帘左右转动。今天晚上她头脑的清醒程度胜过以往任何一个不眠之夜，数数变成了机械化。在这浓黑的夜晚，在滴滴答答的闹钟声中，她的脑子变得异常的清晰，难以让她回到梦乡。她不时地感到有一双眼睛明晃晃地在她的头脑里浮现，那眼光照射着她，使她喘不过气来。那双黑黑的、亮亮的眼睛勾起了她痛苦中带着甜蜜的回忆，那些曾经和他相爱着的日子，让她再也无法重新入睡，艰难地辗转到天明。

相识那双黑黑的眼睛是在一个冬日下雨的晚上，一个富于喜剧性的晚上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她看不清他的面孔，



脱

胎

只觉得一双亮亮的、黑黑的眼睛折射着，射得她有些不安和羞涩，仿佛那个时候就注定了他们之间将要发生的故事。奇怪的是，今天她却始终无法忆起那个雨天的晚上，她是如何与他交谈的，总觉得他对她说了很多的话，到底说了些什么，她却一句也想不起来。相识、相恋的细节无数次出现在她的脑海里，久而久之，如同做好的电影胶片一样循环地播映。

每个想要恋爱或者正在恋爱的女孩子，感觉大都相同，可丁萧萧却是例外。她从恋爱的初期就怀着一份愧疚的心面对她的恋人，就是由于这份难以释怀的愧疚，导致她到现在还久久不能忘怀。她常常问自己：“如果哪天我再次遇见心中的他，那场面会是什么样子呢？”不过问出这种问题的时候，她就知道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了。事隔多年，他们之间再没有了假设的机会。只是她还是忘不了他；忘不了她对他的伤害；忘不了他是那么的爱她。这毕竟是她的初恋，也是她一生惟一的一次刻骨铭心的爱。

可是有时候命运就是会捉弄人，因为那个无法假设的机会终于出现了，难怪丁萧萧今晚一回到家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，痛哭流涕……

上午，萧萧的秘书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，让萧萧下午5点到香格里拉酒店，一位从美国来的方太太要见她，请她务必一定到，其他什么也没说。

丁萧萧抱着一个疑团上了自己的小车，一路上她无法抑制自己的紧张和好奇。自己此行要见的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女人？这女人又和自己是什么关系呢？她是去还是不应该去？

丁萧萧比约定的时间迟了整整一个小时，她看了看表



已是晚上6点。

她站在杭州香格里拉酒店501室门口，心里有些惶惶不安，伸出手准备按门铃，想了一下又缩了回来——是不是有人在和我开玩笑？她定了定神，下定决心似的准备离去。正在此时，门开了，一个看上去大概三十五六岁，高鼻、方下巴，穿着一套式样传统的黑色西装，宝蓝色的衬衣，系着深蓝色的斜条领带的男子站在门口。好一个英俊的男人啊！

当丁萧萧见到那男人时，她那双在灯下闪闪发光的大眼睛显得是那么吃惊，脸色是那么苍白，神情是那么无助。

那男人也惊呆了，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他用手搓了搓眼睛，仔细盯着门口那脸色苍白的女人，没错，是她！他有种冲过去抱住她的冲动。

十年不见，他心中的女人一点也没有失去她的柔美，不施脂粉的素脸上，虽然有一些疲倦，但苍白中仍有着亮丽光彩。

何云鹰魁梧的身形和那张英俊而又熟悉的面孔，使丁萧萧感到阵阵发晕，她迷糊了，她不知道十年未见面的何云鹰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间房里。她清楚地记得来电话的人告诉她是501房间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“萧萧！是你吗？真的是你！”何云鹰伸出双手把她从门外轻轻地拉进房间，一把揽进怀中说道，“我知道，我一定会找到你，连老天爷也在帮助我，让我在这里见到你。”

在何云鹰怀中的丁萧萧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惊呆了，也吓傻了。她突然头往后一仰，身子一软，晕了过去。

丁萧萧恍恍惚惚地睁开眼睛，眼角有一滴泪珠。她缓



脱

胎

缓转头看着何云鹰，眼中满是缕缕情丝，那不是久别重逢下一时激动的旧时情意，而是十年来从未间断过的绵绵情意，是别人无法察觉的，但何云鹰从她的眼神中读出来了。

何云鹰倒了一杯冷开水，坐在床边，轻轻地抱起她的头，让她把水喝下。然后，拉着她的手，怕她又像十年前那样从他的身边逃走，再也找不到她。

“你终于出现了，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？你是特地来找我的吗？”何云鹰带着一份惊讶、一份欣喜、一份怜惜，不停地提问。

“是……我们……很久不见了。”丁萧萧的眼睛却躲避着他那炽热的目光。

何云鹰望着从天而降，让他这十年来朝思暮想的女人，咬了咬自己的嘴唇，发觉自己并不是在做梦。他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难道这真是老天爷发慈悲，把萧萧给他送回来了？

这次何云鹰从美国回国，是为了一项软件合作项目。上午，他们与浙江亦浩数码公司谈好了合作项目的有关事项，回到宾馆。何云鹰的助手方丽娜女士笑咪咪地告诉他：“老板，下午3点后不要安排工作，也不要跑出去，我要带你去看看杭州最美丽、最幽静、最有风情的地方——南山路，我已经在那里定了座位，我要让你品尝一下我们的杭帮菜。”说完还神秘地朝他笑了笑。

遵照属下方小姐的吩咐，他乖乖地待在房间里查看明天要签的合约书，检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问题。何云鹰也正在纳闷，他这个既美丽又聪明的助手，怎么一个下午都不见人影。他自言自语道：“还说带我去吃饭，说不定又有



什么亲戚、朋友来看她了。”他看了看手表，已经6点了，便准备去方丽娜的房间找她，哪知道一开门却看见了那张他既熟悉而又有点陌生的面孔，那个他苦苦追寻和思念了多年的心上人。

何云鹰再一次咬了咬嘴唇。他的嘴唇被咬得有些生疼，隐隐渗出血迹。他摸了一下嘴唇，清醒过来，肯定自己不是在做梦。他猛地抱住丁萧萧说：“萧萧，你能告诉我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离开我、躲避我呢？”

丁萧萧两眼含着泪说道：“云鹰，请你不要再继续问了。原谅我，好吗？我知道你恨我……”

“尽管你一言不发地离开我，但我从未恨过你。真的，我想恨你，可是想念比恨你要多得多。”云鹰心痛地答道。

“云鹰，我真的很对不起你，我知道我伤害了你，可我没有办法！请你原谅我，如果得不到你的谅解，我也能理解。”丁萧萧流着泪说。

“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能够消除我这十年来对你的思念吗？这些年来，你音讯全无，你知道我是怎么活过来的吗？我跑遍了全国多少个省，写过多少个寻人启事，得不到你的一点消息。我都快发疯了，最后我只能选择逃避，离开中国，离开让我充满回忆的地方。萧萧，你明白吗？我受到的打击和痛苦有多深，你了解吗？”

“对不起……我真的很对不起你……我……”丁萧萧啜泣地说道。

“萧萧，我知道你内心的痛苦也和我一样，你过得并不快乐，那又是为什么呢？”何云鹰痛苦地流着泪叫道。

丁萧萧低着头，强忍着那份绞心的痛，眼泪像雨珠一样不断往下掉。此时，她根本无法回答何云鹰提出的任何



脱

胎

问题。

“萧萧，你能告诉我吗？这些年来你是怎么生活的？你结婚了吗？”何云鹰急切地问道。

丁萧萧摇了摇头，没有用语言来回答。

“我一直都在猜想，你这些年来在干什么？过得好吗？猜想你一定已经结婚了，有了一位爱你的好丈夫，一两个可爱的孩子，可能早已忘记我。”何云鹰忘情地望着她说道。

丁萧萧似乎听不见何云鹰在说些什么，她眼前浮现的是那可怕的一幕——

父母亲带着只有四岁的她和妹妹一起回父亲的老家，一个远离县城的小渔村过年。在那个大年三十的晚上，对萧萧成长有着重大影响的晚上，她父亲突然拎起她的双脚要把她往村头的深井里扔……

想到这里，丁萧萧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，心一下抽紧了，脸色变得异常苍白。

“云鹰，事情都过去十年了，你何不就忘记这些事呢？过去的事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对你的伤害已经造成，但是这已经成为无法挽回的事实了。你应该有自己幸福的生活，我也有我的生活。”丁萧萧从痛苦的回忆中醒来，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。

何云鹰拼命地摇头：“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难道你已有了心爱的人吗？萧萧，我不相信，你的性格是那么的单纯和善良，你不可能是爱上别人而离开我的。你还记得吗？那时我们是多么相爱，有多少人羡慕我们这一对啊！这一切难道你都忘了吗？”何云鹰紧紧地拉着丁萧萧的手说道，“我知道，你离开一定是有原因的。萧萧，为什么你总是那



样忧虑，即使是在我们俩最浪漫的时刻，你的眼睛也总会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一丝不安，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难道就是因为那一丝不安，你才非要离开我的吗？”

“云鹰，我求你不要再逼问我，不要再问我为什么，我现在真的感到好累啊！”丁萧萧哽咽了。

何云鹰望着楚楚可怜的丁萧萧，情不自禁地深深地吻了她一下，这一吻柔情似蜜，一直滋润到了萧萧的心里。何云鹰想用吻再一次告诉她，在过去的十年里，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她，此时此刻他还是非常爱她的。

丁萧萧的心里非常渴望得到这温暖她灵魂的吻，她多么想扑进他的怀抱，倾诉自己的相思之苦。可是她能吗？她理智地轻轻推开何云鹰，努力克制自己的感情流露，她不能再让自己陷入到没有任何结果的感情中去，她不能再一次地伤害他了。但是，这热吻还是震撼了她好久，她仿佛看见了十年前的她依偎在他的怀里，享受着他的爱抚，这一幕一幕的场景，勾起了丁萧萧心灵深处的那段痛苦远多于甜蜜的往事……



脱

胎

佛说

前世五百次的回眸

才换得今生的擦肩而过

(二)

二月的广州，虽然地处南方，但是受北方寒冷空气的影响，晚上的气温还是有些低。傍晚的珠江，由于受气候的影响，没了往日的嘈杂，习惯了温暖气候的广州人，都老老实实在呆在家里。可是与珠江一江之隔的珠江外国语学院却热闹非凡，这里将要举行校际联欢晚会。

丁萧萧一人来到珠江边，她喜欢在傍晚的时候独自在江边看星星。星星眨巴眨巴的，像是碎透了的玻璃碴。皎洁的月光似乎也有种冷冷的凄美，它纠缠着江边摇摇晃晃的小树林洒下一片银灰色的阴影。被月光笼罩的江面，盈盈轻波微晃，发出淡淡的银光，银色包围着周围沉睡的绿色，安静又松弛，如同一个梦幻世界。

这位从浙江沿海小镇出来的女孩子，外表虽然柔媚，但个性非常强，她的脾气也很特别。她喜欢宁静，仿佛就像一个没有表情的小天使，活在为自己设计的没有喧哗的世界里。



从进大学校门的那一天起，丁萧萧一直都是班里学习最认真的一个，当然她的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。她虽然外表冰冷，却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窗好友。同学叶子是广州本地人，与萧萧是上下铺。她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女孩子，性格也很活泼。叶子对萧萧是死心塌地的好，常带她回家，改善伙食。这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能成为死党，班里的其他同学都觉得奇怪。

丁萧萧由于美丽的外貌以及特殊的性格，深受学校男生们的注意，也是他们课余饭后经常谈论的对象，暗地里有很多爱慕她的人。但是丁萧萧却找借口拒绝和他们交往，一直保持不卑不亢的低调态度。因此，背地里男生们给她起了个外号叫“冷美人”。就这么一个在旁人看起来感情冷冷的人，何云鹰又是如何得到这位“冷美人”的芳心的呢？

大学的读书生涯对丁萧萧来讲不算苦，比不上高中时期的紧张，反而空闲得让她感到万分寂寞，最难受的还是她那落寞的心。每当遇上学校热闹的场面，丁萧萧更会感到莫名的忧伤。今天，看着同学们个个神采飞扬，她似乎一点都提不起兴趣，好像联欢会这种事与她无关，她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所以她一人偷偷地溜出寝室，跑到学校边上的珠江畔散步。她觉得只有这静静的、发出淡淡银光的珠江岸边，才是她呆的地方。

“Hi! You look weird this evening, how are you?”(嘿，你今夜看起来有点奇怪耶，有事吗？)同学叶子，也是萧萧进大学以来的惟一死党，对她大叫。

丁萧萧看着她那张白皙、传统的广州人的脸孔，不由得想起了远在外地的父母，她已经两年没有回家了，想



脱

胎

到父母看她的那种眼神，她的心中一阵发颤。

“How are you?”叶子看见丁萧萧恍恍惚惚的表情又问道。

“Oh,I'm missing you very much now!”(哦，我现在非常想你。)丁萧萧突然清醒过来，咧嘴微笑，装得很快乐的样子跟叶子撒了一个善意的谎。因为，她今天着实心里觉得很难受，情绪低沉，但是又不想让叶子为她担心，坏了叶子的好心情。

“Are you Okay?”(你没事吧?)叶子看着她那双躲躲闪闪的眼睛，关心地问道。

“I'm fine,thanks.”(我很好，多谢了。)丁萧萧勉强地笑了笑说。

“萧萧，Do you forget?(怎么你忘了?)今晚咱们学院和广州大学搞联欢，你却跑到这里，让我好找啊!”叶子站在她的身后催促着。

“叶子，我一定要去吗?我可不太喜欢这种场合。I don't like it!”丁萧萧还在犹豫。

“萧萧，你今年几岁?”叶子突然问道。

丁萧萧一愣，奇怪地问道：“怎么?死丫头，连我的年纪都不记得吗?”

叶子忍不住笑起来说：“我还以为你自己都不记得自己的年龄了呢，这么热闹的场面都不想参加。我想，世界上只有老太太们因为自己跳不动，才不喜欢参加舞会的。你是不是也跳不动了呢?”

“死丫头，竟敢戏弄我!”丁萧萧红着脸笑着说。

“萧萧，你什么都好，就是太不活泼了，活着就要开心嘛，好了啦，咱们走吧，时间快到了。”叶子急急地说。



“我……我真的……”丁萧萧还在挣扎着。

叶子已经失去了劝说的耐心，根本不听丁萧萧在嘀咕什么，硬把丁萧萧拉进了学校的大礼堂。

今天的大礼堂里是五彩缤纷、人山人海，各个角落都洋溢着浓浓的欢快。她俩环顾四周，有熟悉的脸，也有陌生的脸，每个人脸上荡漾着灿烂的笑容，尤其是可爱的女生们，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像一群美丽的蝴蝶。

叶子兴奋地叫道：“萧萧，你瞧！四周还布置大洋伞呢，颇有点法式风情，还不赖吧！It's wonderful！”

丁萧萧脸上泛起淡淡的笑容，她留意到每个小圆桌上摆着各种不同的花卉，天花板上扎着许多五颜六色的氢气球。她想，这些同学真是有创意，会堂布置得确实不错。她不想扫叶子的兴，轻轻地说道：“叶子，今天的气氛很好，肯定会很好玩。”

“你能这样想，我就安心多了。”叶子一边回答一边向人群中搜索。

一向眼尖的叶子，一下子就看见了她的男朋友周建平。周建平是岭南大学广告设计专业的学生，他可称得上是叶子忠实的追求者，任何女孩子在他的眼中都没有叶子出色，叶子说一，他决不说二。这大概就是应了那句老话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吧。

“建平，今晚我把萧萧交给你了，你好好地陪着她，服侍不周，看我怎么对付你。”叶子把丁萧萧交到周建平的手中，然后又对丁萧萧说：“萧萧，对不起，今天我不能陪你了。杨班长在那里，我得过去，我答应他要帮忙做接待的。你可不能先走，你得帮我看住建平，你们俩好好玩。”叶子说完就一溜烟地消失在人群里。



脱

胎

丁萧萧尴尬地看着叶子离去，无可奈何地站在会场的一角发呆。她开始后悔来参加联欢会，她应该留在寝室里看书，那样她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狼狈了。可当她望着那些被欢笑声、问候声、音乐声和五光十色的灯光包围着的人群时，心中竟不由地羡慕起他们来，并也渴望得到这些欢乐。但就在那一瞬，她又连忙闭上双眸，把笑容埋藏在了心底。因为心中的那个痛楚，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她的每一个细胞、每一根神经。她又一次感觉到她不该来，这里不属于她。可是她又走不了，旁边有周建平在，难道她能那么不通情理地把她一人丢在这里吗？丁萧萧的心是善良的，绝不会做出不通情理的事，她不会辜负叶子对她的一片苦心。

乐队缓缓奏起了《蓝色的多瑙河》的乐曲，丁萧萧拉着周建平悄悄躲到人群的后面，找了一个靠窗的角落坐下。她只想让美妙的音乐带走她心底那一撮疼痛。

“老天啊！”人群中的何云鹰发出了一声惊叹。他的眼神一直紧盯着丁萧萧，不敢轻易眨一下眼睛，生怕她离开他的视线。眼前的她是如此飘逸，她比身边的其他女孩还高出很多，纤细苗条、柔柔飘飘，好像可以随风飘扬，丰满的胸部与纤细的腰令他心动不已。奇怪的是她那双大大的眼睛却充满忧虑，她的气质也有别于他人，她像是小女孩与成熟女人的混合体，让他又爱又怜。不知道她的眼珠是否像青玉般清澈？不知道她的秀发是否乌黑亮丽？在灯光色彩的变换下，他已经无法辨认出它们原有的颜色。这位广州大学的尖子生初见到丁萧萧时有种惊艳的感觉，他一下子被她深深地吸引了……

何云鹰没有想到在这样的校际联欢会上，居然会出



现如此让他心动的女孩。他不是个活跃的男孩子，是属于用功读书又有点清高的那种类型，也是一个长得非常帅气、阳光的大男孩。他有着英俊的面孔和浑厚的声音，在广州大学颇有名气，是受很多女孩子青睐的校园风云人物。不喜欢交际，这点和丁萧萧十分相像。原本他不想参加这次联欢会，他的死党陈南生一直劝他参加，并告诉他外国语学院的女孩比他们广州大学的女孩要漂亮得多。他才不相信呢！有可能吗？广州又不盛产美女。他老是嘲笑南生是“花痴”，是个情种。在死党的一再逼迫下，何云鹰最后才勉为其难地随南生一起到外国语学院参加联欢晚会。

何云鹰从未想到在这样的联欢会上会遇到让自己如此倾心的人。他活了二十五年，第一次对一个陌生的女孩子产生好感。他紧紧盯着那个身影，觉得自己无法呼吸，也无法思考，一种他自己也不明白的兴奋和快乐包围了他。终于，他鼓起勇气深呼了一口气，用他那迷倒多少女生的声音说道：“小姐，我能请你跳一曲吗？”

丁萧萧对突如其来的邀请已司空见惯了，今晚她拒绝了好多邀请者，但是眼前这个帅气的男生还是让她眼睛一亮：啊，多帅的一个男生啊！多好听的声音啊！但是这个想法只是在她的脑海里一闪而过。“对不起，我不会跳。”丁萧萧冷冷地回答，转身拉着周建平离开了热闹的大礼堂。

何云鹰一个人傻傻地站在那里，落寞地看着丁萧萧离开他的视线。他还从未碰到过有女孩子拒绝他，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小小的伤害。他不停地骂自己是个倒霉蛋，但是同时心中也充满了好奇，难道她身边那个不起眼的



脱

胎